

周口程氏家风漫谈

■程琛

家风,又指门风,是一家或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准则、处世方法、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它影响着我們怎样做事和成为什么样的人。周口地区程氏分布广泛,根据《程氏族谱》记载,周口程氏主要是元朝至顺年间由江西贵溪县知县到太康任教谕的程光祖的后裔。程光祖祖籍洛阳,是新儒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中程颐的十世孙,元泰定帝时进士,由于当时太康“凡所以讲学教士者一以二夫子为法,尔时多士景从儒风大畅”,于是定居于太康,致力于传播传承二程夫子的理学思想,所以周口程氏家风受二程夫子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周口程氏家风主要有几个方面:

崇尚读书。程氏好读书、重教育的家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清末红学专家黄见三在任太康知县时为程氏族谱作序说,程氏散处于各村者不下千有余户,而诵读力田之外别无杂业,在县学中教书学习的非常多,而在其奉令撰写太康古圣贤遗迹时写道“程氏自迁太以来,入仕者不必有赫赫之名位,

家居者不必拥富厚之资财,惟以礼义诗书家自相勸,而青箱之业世守勿失。”“青箱之业”指的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以读书、教书为业。在作者的农村老家,家族中最受人尊敬的,就是读书有学问的尊长。而在日常父母教育孩子时最常用的就是不上学不读书,长大没有出息。直到现在周口程氏在就业方面从事文化教育和医学方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诚敬谦和。“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程颐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周口程氏族谱的堂号就是根据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而命名的“四箴堂”。商水县岁进士候补训道李如璧曾在《程氏族谱》序言中写道“四箴诸戒列之于前,又作训幼敬长诸说附之于后”。当下社会一些人诚信缺失、道德沦丧、敬畏之心不存,通过家风建设倡导诚敬谦和,有利于和睦家庭、和谐社会的创建。

讲“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人心与外面事物脉络相通处,中国人谓之理。”从小长辈就要求与人为

善,要讲理、讲良心,行为举止要有理有据,有理才能走遍天下。程氏族谱中有篇署名为后学进士晴谷、高崧的序文,写程氏族人接理学之薪传。后来才了解到这篇序文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道光八年《太康县志》的编撰者戴凤翔(字晴谷)、高崧两位进士县令联名写为程氏族谱而写,由此可以见得,程氏家族在当时社会良俗方面作出的贡献。

利不妨义。时下社会上一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害己害人等坏的风气,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敢和陌生人说话,见到老人摔倒不敢扶,甚至为了利益引起夫妻、父子、兄弟对簿公堂,一言以蔽之,一个“利”字在作怪。在程氏族谱中记载,二程子曰:“富,人之所欲也,苟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如义不可求,守贫贱以守其志也。非乐以贫贱,义不可取也。”意思是说:追求富裕的生活,是人的正常欲望。假如与义相符合,虽然使自己受委屈也可以去追求;如果与义不相合,就要守住贫贱以保持其心志。这样做不是以贫贱为乐,而是义不允许的。二程先祖是这样要求后人的,周口程氏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清末太康县令黄见三说,他在县衙处理官司诉

讼案件数月来“不见程姓只字入门”,究其原因每年程氏族人都会被召集到二程夫子祠“遍语族人益以敦睦姻任恤之风”。笔者曾通过《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对五年来所有周口法院判决书进行检索,发现程姓涉案涉诉人员微乎其微。当然,当今法制社会,通过法律途径处理纠纷无可厚非,但是可以从一个方面验证周口程氏“利不妨义”的家风对程氏族人的影响。

有学者讲,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的具体行为去践行和传承。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周口程氏家风秉承了二程夫子提出的“中、正、诚、敬、恕”立身处世原则,“公、德、仁、顺、和”的治国理政之道和利不妨义的利义观,这与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我们遵守祖训家风,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了通过一个家庭或者家族这样的社会基本细胞,在“家风”的约束之下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个人品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的作用。

马踏日本兵

■权友

1945年6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呈现出节节败退之势,他们一边负隅顽抗,一边在沿京广、津浦路向东南沿海一带收缩兵力,为能够安全撤回日本本土做最后准备。败退的日军,像一只夹着尾巴逃亡的落水狗,以前那种疯狂与嚣张的气焰大减。当时,日军一个连就驻扎在鄆城县黑龙潭乡坡杨村。

坡杨村位于鄆城和西华两县的交界处,距漯河市10公里,向北三公里是西华县的瓦屋赵村,虽然村里只有30多户人家,却是兵灾匪祸不断。

端午节是闺女走娘家的日子,这天,瓦屋赵村一年轻女子去黑龙潭的娘家探亲,半道上,迎面碰到一个骑马的日军向瓦屋赵村方向跑来,鬼子见女子只身一人,兽性发作,下马将女子推倒在路旁进行强奸。

光天化日之下,路上不时有行人往来,只有禽兽才能作出此等事情。惊慌之中,女

子将随身携带的一把红纸伞打开,想要遮挡身子。也是苍天有眼,在伞被打开的一刹那,那匹马受到突然膨大的红纸伞的惊吓,不顾一切地向北一路狂奔,鬼子兵被马儿倒拖着身子,在地上不停地起伏、翻滚着,好似在进行一场魔术表演。

开始,那鬼子兵乌哩哇啦地乱叫着,想让马儿停下来,可是,他越喊叫,那马儿跑得就越快,足足跑出有一里多路,当马儿停下来时,那鬼子兵早已命归阴曹,着实变成鬼了。“听人说那小鬼子脸上露着骨头,浑身血肉模糊,肚子里的肠子拉出一丈多长。”村里人这样议论着,心里都在暗暗为那女子庆幸。原来,那鬼子兵把马缰绳拴在了自己的脚脖子上,无法脱身,只得任由马拖着,陪上自己性命了,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消息传到驻地,鬼子连长恼羞成怒,硬说那鬼子兵是被瓦屋赵村的“八路”杀害的,扬言要派兵进行“报复”。

瓦屋赵村是个有1000多口人的大村庄,有护城河和城墙两道屏障,遇有兵匪灾

患,周围小村庄的百姓都来这里避难。接到鬼子攻打村庄的报告,区委特派员和地下党组织一边动员群众,紧急布防,一边调集周围十里八村的民兵进行支援,决心打退日军的进攻。也许是小鬼子自知理亏,又害怕当地的抗日力量,30多个日军到了城外,摆出攻击的架势,但只放了一阵枪就草草收兵回营了。

第二天拂晓,鬼子离开了坡杨村,乡亲们一户户陆续回到自己家里,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悲愤至极:他们避难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鸭不见了踪影;全村有七盘石磨和仅有的一台米碾的石滚被掀翻在地;十多家饭锅和水缸被砸碎,厨

房成了厕所,铁锅里竟然拉进了大便。

虽然事情过去已近70年了,坡杨村的民众每逢提到这段历史,无不咬牙切齿,痛骂日本鬼子是一群未被驯化好的畜生。

